

响力
文学经典品读

世界最佳微型小说

SHIJI ZUIJIA WEIXING
XIAO SHU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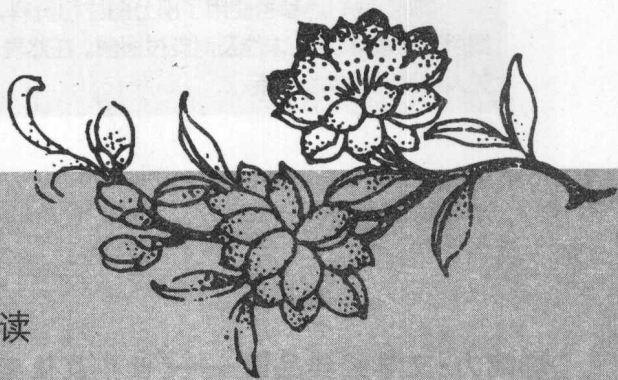
宋乃秋 选编



Wangxiangli

*Wangxiangli Wenxue Jingsidian Pinduo
Wangxiangli Wenxue Jingsidian Pinduo
Wangxiangli Wenxue Jingsidian Pinduo
Wangxiangli Wenxue Jingsidian Pinduo
Wangxiangli Wenxue Jingsidian Pinduo
Wangxiangli Wenxue Jingsidian Pinduo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[影响力·文学经典品读

世界最佳
微型小说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,国内外一些博物馆、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片资料,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。

同时,我们还参考使用了部分图片和资料,但限于客观条件无法同所有者取得联系,未能及时支付报酬。在此表示由衷的歉意,并请有关人员及时与本社联系。

影响力·文学经典品读——《世界最佳微型小说》

主 编 郑春兴

责任编辑 马东原

封面设计 陈 波

版式设计 顾 静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河北三河市腾飞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0套

书 号 ISBN 7-204-08760-7/I·1795

定 价 684.80元(全16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前 言

有这样一则故事：

公园里，两位老人下围棋，他们下棋的速度非常缓慢，令围观的人都感到不耐烦。

第一位老人，很有趣地说：

“嘿！是你们在下棋，还是我在下棋？我们一个棋考虑十几分钟已经是快的，你知不知道林海峰下一颗棋子要一个多小时。”

旁边的老人起哄：“可笑！自己比林海峰。”

第二位老人，看起来没有修养地说：

“你们知不知道，围棋要慢慢下才好，下得快则杀气腾腾，不像是朋友下棋了，何况，当第一个棋子落下，一盘棋就开始走向死路，一步步塞满，等到围棋子满了，棋就死了，就撤棋盘了，慢慢下才好，慢慢下死得慢呀！”

这则故事来自于林清玄的一篇哲思散文，好的围棋要慢慢下，好的生活历程要细细品味，生命短暂也好，漫长也罢，放慢脚步，不要一开始就急不可耐的奔赴另一端，单调的过程需要稳健有节奏地一步步踏来。手中的书，身边的人，天上的云，路边的花，放慢速度，用心来润色，难道还怕原本黑白的人生底色渲染不成多姿多彩吗？

如果说身边的人脉是生命当中的红色的话，那么手中的书大概是生命中的绿色、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、如同一股股温流，在生命中不停地温暖着你的心，温暖着你的世界，它是红色的、温暖的，而书则是绿色的，是滋润的，充满生命力与希望的。

阅读他人，也正是不停地阅读并修改着你自己，他人的人生态度，他人的生命感悟，滋养着你，促使你的成长，这便是书的奥妙，

聆听文字从书页上剥落的声音，注视它们互相撞击着跳向你的脑海，发出呐喊，唤醒你潜埋着的意志，洒播一颗颗希望的种子，此时此刻已不是古人们训导千年的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了，而是生命的滋彩，是生命的声色。

另一则故事：

美国林肯总统的一位朋友，有次向他推荐某人任阁员，林肯却没有录用他，推荐的朋友问林肯何以不用他，林肯说：

“我不喜欢他那副长相！”

“哦？这是不是太严厉了？他不能为自己天生的脸孔负责呀？”

“不，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就该对自己的脸孔负责。”

身体发肤，受之于父母，改之确实不易，然而你可以选择你的气质、面部表情、装扮、人生态度、行为方式和心灵。埋头做事，抬头做人，一般你改变的又何止这些，对着镜子，看看你的脸，你是否曾坐到书桌前，摆个舒适的姿势，捧读一本书，这本书可以是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，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，也可以是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，翻开的篇目可以是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，可以是柯灵的《乡土情味》，也可以是郁达夫的《故都的秋》，还可是毕淑敏的《五百次回眸》，你是否在往脸上涂化妆品的同时，也让心中装满智慧呢？

说了如此之多，无非是想劝说读者们多看些书，多阅读经典，克里夫顿·费迪曼列出的《一生的读书计划》风靡一时，也正应了大家的需求，这是一个好现象。

再回首过去百年的中国文坛，群星璀璨，群星之中有的永挂天穹，照亮他人前方路的文坛巨星，也有如流星般在夜中划过留下一道道灿烂光芒的文坛才俊。我们倾力勾沉，在卷帙浩繁的文字中悉心淘砾，精心编选，汇聚成集，奉献给广大读者，无论是徐志摩、周作人、郁达夫，还是余秋雨、史铁生、余杰，我们都进行了精心编撰，只期待不辱使命。

■ 文人聚宴 [美]欧文	13
■ 夜归人 [美]爱伦·坡	15
■ 失窃的情书 [美]爱伦·坡	19
■ 真实的生活 [美]马克·吐温	23
■ 看画 [美]马克·吐温	25
■ 光明正大的事情 [美]马克·吐温	27
■ 画猫的女孩 [美]赫恩	30
■ 报应 [美]凯特·肖班	33
■ 爱的契约 [美]斯坦顿	36
■ 重逢 [美]欧·亨利	39
■ 遗产 [美]欧·亨利	42
■ 爱的磨难 [美]欧·亨利	46
■ 弄巧成拙 [美]欧·亨利	48
■ 魔法 [美]波特	51
■ 插曲 [美]福克纳	55
■ 危险的人 [美]鲁尼恩	58

■ 花园里来了只独角兽 [美]詹·瑟伯	60
■ 鸵鸟奥林佛 [美]詹·瑟伯	62
■ 桥畔的老人 [美]海明威	64
■ 等待的一天 [美]海明威	66
■ 雨中的猫 [美]海明威	70
■ 公牛之就 [美]海明威	73
■ 开小差 [美]斯坦贝克	75
■ 偷窃的孩子 [美]休士	78
■ 我是瞎子 [美]坎特	82
■ 两片树叶 [美]辛格	85
■ 扫烟囱的亚林 [美]辛格	88
■ 理想的制度 [美]奎因	93
■ 圣洁的东西 [美]奎因	96
■ 奥斯加要知道的问题 [美]奎因	98
■ 雅普雅普岛的金喇叭 [美]奎因	101
■ 错失良机 [美]比利·罗斯	103
■ 囚犯的死 [美]毕尔兹	105
■ 一门手艺 [美]萨洛扬	108
■ 经验之谈 [美]萨洛扬	110
■ 貂皮大衣 [美]契佛	112
■ 女模特儿 [美]马拉默德	115

■ 寻找坟墓 [美]马拉默德	120
■ 离别 [美]基伦斯	125
■ 古堡的秘密 [美]邓拉普	131
■ 最佳配偶 [美]麦克勒	134
■ 生存危机 [美]尼科尔	136
■ 夜半来客 [美]罗·阿瑟	137
■ 约会 [美]基履	140
■ 儿子的书 [美]布赫瓦尔德	142
■ 获奖作品 [美]布赫瓦尔德	145
■ 狗的生活 [美]斯特兰德	147
■ 文学爱好者 [美]克·莫利	150
■ 康康舞 [美]维万特	153
■ 浪子归来 [美]哈米尔	156
■ 我的私有财产 [美]德米勒	158
■ 拿破仑的帽子 [美]科姆罗夫	160
■ 无价之宝 [美]伯纳德	164
■ 品尝家 [美]莫里斯	167
■ 我需要一个老婆 [美]西菲斯	169
■ 可口可乐 [美]布拉克福德	171
■ 惩罚 [美]海伦·霍克	175
■ 鹤鹑 [美]伊格夫	177

■ 幸福狂想曲 [美]格·佩利	182
■ 一对兄弟 [美]昆泰尼拉	184
■ 佩德罗老汉的脓疮 [巴西]雷东多佩德	187
■ 文明的强盗 [美]安德拉德	192
■ 躺在草坪上的姑娘 [巴西]安德拉德	194
■ 胆小的人与手表 [巴西]安德拉德	197
■ 猜测 [巴西]维里希莫	199
■ 垃圾 [巴西]维里希莫	201
■ 抢劫 [巴西]维里希莫	205
■ 非法入境的婴儿 [巴西]璩瓦埃斯	208
■ 旅途女伴 [巴西]萨比诺	211
■ 尴尬境地 [巴西]萨比诺	214
■ 做主 [巴西]安·鲁宾	216
■ 死人的对话 [阿根廷]博尔赫斯	218
■ 达不到目的的巫师 [阿根廷]博尔赫斯	221
■ 博尔赫斯和我 [阿根廷]博尔赫斯	224
■ 花园余影 [阿根廷]科塔萨尔	225
■ 被占据的住宅 [阿根廷]科塔萨尔	227
■ 谎言 [阿根廷]莱·巴尔莱塔	232
■ 换妻记 [墨西哥]阿雷奥拉	235
■ 困境 [墨西哥]鲁尔弗	239

■ 你该记得吧 [墨西哥]鲁尔弗	243
■ 蓝眼睛 [墨西哥]帕斯	246
■ 另一个我 [墨西哥]帕斯	249
■ 镇长拨牙 [哥伦比亚]马尔克斯	251
■ 有人弄乱这些玫瑰 [哥伦比亚]马尔克斯	254
■ 八月的鬼坚 [哥伦比亚]马尔克斯	258
■ 巨翅天使 [哥伦比亚]马尔克斯	261
■ 见过世面的猫 [哥伦比亚]胡切奥	267
■ 我为何不参加国际冠军赛 [加拿大]里柯克	269
■ 老实的悲剧 [加拿大]里柯克	273
■ 存钱 [加拿大]里柯克	276
■ 痛失爱女 [厄瓜多尔]库阿德拉	279
■ 事实真相 [厄瓜多尔]坎波斯	282
■ 地址有误 [秘鲁]里韦伊罗	287
■ 女人 [多米尼加]胡安·包什	290
■ 日蚀 [哥斯达黎加]塞莱尔	293
■ 生命若玫瑰 [智利]普拉多	296
■ 惨剧 [乌拉圭]比亚纳怪	299
■ 兄弟 [乌拉圭]贝内德蒂	301
■ 与位女士通信 [乌拉圭]奎罗加	304
■ 稀薄的白菜汤 [俄]屠格涅夫	307

■ 昂贵的代价 [俄]列·托尔斯泰	308
■ 逆来顺受的人 [俄]契诃夫	312
■ 可恶的钉子 [俄]契诃夫	314
■ 非常的措施 [俄]契诃夫	317
■ 聪明的办法 [俄]契诃夫	317
■ 幸福擦肩而过 [俄]高尔基	319
■ 柯流沙 [俄]高尔基	322
■ 梦醒时分 [俄]布宁	324
■ 重逢 [俄]布宁	329
■ 嗅觉 [俄]左琴科	334
■ 天才的力量 [俄]左琴科	336
■ 诱敌之计 [俄]左琴科	336
■ 分手 [俄]左琴科	339
■ 丢失的套鞋 [俄]左琴科	342
■ 新年的枞树 [俄]阿勃拉莫夫	345
■ 往事 [俄]屠格涅夫	347
■ 救人 [俄]克拉夫琴科	350
■ 婚姻的砝码 [俄]马赫诺夫	353
■ 应邀赴婚礼 [俄]济斯金德	356
■ 交换 [俄]卡邱申科	358
■ 泡影 [俄]卡沙耶夫	361

■ 身份证 [俄]里纳特	363
■ 见面 [俄]康·麦里汉	365
■ 幸福失而复得 [俄]乌斯宾斯卡娅	367
■ 招生 [俄]哈扎诺夫	370
■ 两个好朋友 [俄]叶赛宁	374
■ 家庭经济帐 [俄]布特罗	377
■ 出走 [俄]普罗特尼科娃	379
■ 一起绑架案 [俄]鲍丽索娃	381
■ 狗约 [法]拉萨尔	382
■ “诺曼底”号 [法]雨果	384
■ 在婚礼上 [法]梅里美	388
■ 爵夫人的粉肩 [法]左拉	391
■ 猫的幸福生活 [法]左拉	394
■ 广告的受害者 [法]左拉	398
■ 元帅赢了 [法]都德	401
■ 两个客店 [法]都德	405
■ 奇遇 [法]罗斯尼	409
■ 客沙莉·白吕唐 [法]莫泊桑	411
■ 我们捉到一个贼 [法]莫泊桑	416
■ 勃鲁阿戴总统 [法]塞斯勃隆	419
■ 自杀方式 [法]季洛杜	422

■ 报信 [法]科勒特	425
■ 伊蕾娜 [法]莫洛亚	429
■ 蜘蛛 [法]勒西达内	432
■ 退休的女教师 [法]安·索蒙	435
■ 自杀未遂 [法]菲利伯	439
■ 窃贼 [法]康帕尼尔	443
■ 意外的结局 [法]阿科芒	445
■ 奇遇 [法]默法沙特	447
■ 深夜 [法]曼斯菲尔德	450
■ 小托布拉 [英]吉卜林	453
■ 巧合 [英]萨奇	456
■ 我偷偷地看到 [英]格·格林	459
■ 对号入座 [英]杰罗姆	462
■ 神密的盒子 [英]洛契弗德	465
■ 寒每顿的烦恼 [英]鲍威尔	468
■ 一个黑夜 [爱尔兰]贝克特	473

■ 文人聚宴

[美]欧文

自从我跟柏松先生谈过话之后，没过两三天，他就领我去参加一次文人的聚餐会。那是艾培奈格版公司的两位董事长设宴邀请的。

到场的二三十位宾客，大多数我都不认识。柏松先生告诉我这是业务性的宴请，每年要招待在该公司出版书籍的作家两次。平时公司也会有请客的时候，但那多是有名气的、著作经常再版的大作家，人数一般不超过三四位。柏松说道：“文坛上可是等级分明，只要看公司用什么品牌的酒招待客人，便大致可以猜到某位作家著作的销路了。作品再版过三次的作家就能喝到名酒了。至于那些作品再版超过七八次的作家，畅饮大香槟和白兰地是没问题了。”

“那么今天赴宴的诸位可以喝到名酒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太可能，出席这种大规模宴会的，基本上都是那种二三流的作家，作品也很少有再版的。如果有什么名人来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。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集会，一种文人的小宴而已，闹个酒足饭饱还不成问题，至于珍馐美味，你就别指望了。”

听完这些，我对在座者的情况也算了就一些了。公司的两位董事长各坐在餐桌的一端。贵宾席上坐着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，他对面坐的是道貌岸然的游记作家，写过几本书，但却很



少有人看。人们看他年纪大了，才把他让到上座的。他旁边坐着的是一位身穿考究的黑色西装的绅士，曾写过一本有关经济学的著作，崭露头角。几位作品销路尚佳的作家坐在餐桌中间，一些尚未出名的小诗人、翻译家和作家坐在旁边的位置。

席间的谈话是这里一伙，那里一伙的，此起彼伏，不说话的人就使劲儿地抽烟。那位诗人很有些自命不凡，甚至也没怎么把出版公司的董事长放在眼里。他夸夸其谈，成心逗趣，身旁的董事长笑得前仰后合的。另一位董事长则始终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，一副很纯粹商人的神情，一心一意地吃着东西。我的朋友告诉我说，这位董事长为人严肃，这家出版公司的业务，由这两位董事长分工合作。他说：“比方说，那位一本正经的董事长专管生意账目，春风满面的那位则主要负责应酬寒暄。”

那些作家似乎不很拘束，谈笑风生。下座的虽然在谈笑方面轮不上去，但在吃喝上决不甘拜下风，在宴席上很少能看见像他们这样勇于冲锋陷阵的战士。酒过三巡之后，他们才有了谈笑的雅兴。可是他们的戏谑之言即使偶尔传到上座，也引不起一点儿反应，连那位一向满面春风的董事长也认为不屑一笑。我的朋友柏松告诉我说，一个作家讲的话，如欲博得出版商一顾，那他的著作首先必须要有一定的销售量。

一位坐在下座的宾客引起我的注意，他穿得实在寒酸，不过显然仍在竭力保持，那件褪了色的黑色上装不像个样子，里面的衬衣皱皱巴巴的。他看上去虽然形容忧郁，但脸色却很红，也许有点红过了头，尤其是鼻子把那两个黑眼珠衬托得格外明亮。看样子他人缘不错，脾气也一定很好。虽说他外表看上去较为英俊，也称得上是个相貌堂堂的汉子，但他的运气并不是很好。他一言不发，只顾低头大吃大喝，充分表现出一个穷作家的好胃口，别人说什么也不影响他的吃喝。我向柏松问

了问他的情况，柏松仔细地端详了他一会儿，说：“好像见过面，但什么地方见过，却记不起来了。他不会是什么名作家，也许是写却记不起来了小册子的，要不就是改编外国游记的。”

散席后，大家到客厅去喝咖啡和茶，这时又来了一批客人，是一些写过平装小册子的作者，他们还没有得到被邀请出席晚宴的资格，不过是偶尔被请来聚聚而已。他们对出版公司的董事长非常尊敬，更准确地说是害怕，但他们却很善于恭维巴结女主人，对孩子更是赞不绝口。有几个比较拘谨的作者，站在角落里轻声说话，或者翻阅着差不多看过了有五千遍的书册，再或者就小心翼翼地朝钢琴上的乐谱瞟几眼。

那位诗人和道貌岸然的经济学作家，最引人注目，而且最泰然自若。他们显然是社会上流人士所拜读的作家。他们陪着女主人竭尽恭维之能事，其中有些话我想女主人听了之后一定会高兴得忘乎所以的。他们的一举一动完全是一副风流之士的派头。我到处寻找那个穿褪色黑上衣的可怜巴巴的作家，可怎么也没找到，想必一散席就溜之大吉了，大概他是怕见客厅里耀眼的灯光吧。我再也找不到什么能引起兴趣的事情，喝完咖啡便起身告辞了，让大诗人和经济学权威在那里高谈阔论、互相吹捧吧！



■ 夜归人

[美] 爱伦·坡

窗前，年轻的妇人静静地站着，好像是盼望着什么，静听着屋外的动静。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。窗外在下着大雪，这是今年冬季的第一场喜雪，窗外那片漫边际的大草原被雪完全覆

盖了。大妇人隔着窗户痴痴地向外望去，但她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她孤单的影子投在那锃亮的窗玻璃上。

此时，她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孤独和害怕。她丈夫常常出远门，一去就是好几天，只留下她一个人守在家里。但是，这次的情况很不一样；她已确知自己怀孕了。她恨自己为什么不把这件喜事早点告诉丈夫。

他已经对工作产生厌烦的情绪了，假如知道她已有了身孕，一定不会再出远门的。然而她却不愿意让他为自己着急。她回想起几小时前的一个插曲：他告诉她关于那一包钱的事时，她也正站在这个窗台前，他把双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膀上。做丈夫的是一位边区的税务员，把一大包税款拿回了家，放到一个饼干箱里，为了隐蔽起见，放到了厨房里的地板下面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唉，真倒霉！小两口自己的那一点存款，存在老远的一家农村银行里了，银行已经面临倒闭了，她只好赶快去取回他们的钱。然而他却不敢随身带着公款跑那么远，所以把它藏在家里了。

“你必须答应我，我不在家你千万别离开屋子，”他说，“不许让任何人进屋，无论说什么都不能让人进来。”

“好的，我答应。”她说。

现在，他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天色已逐渐暗了下来，夜幕降临了。大雪和暗夜笼罩着孤寂的木屋。她听到了声音。不是风声。风吹门窗的声音虽然像是有人悄然而入，可是她能分辨得出，那是一阵很急促的敲门声，声音打破了黑夜的寂静。声音很低。妇人把脸紧贴着窗户边，只见有一个人靠在前门。

她急忙走开，从壁炉边取下了丈夫的手枪，真倒霉，这是一枝没有用的手枪，好的那一枝和火药筒都让丈夫给带走了。